



鲁迅杂文选讲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
《语文自学讲义》增刊(5)

1976.6

目 录

未有天才之前	(1)
十四年的“读经”	(18)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33)
纪念刘和珍君	(59)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79)
✓文学和出汗	(93)
流氓的变迁	(102)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113)
习惯与改革	(122)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133)
“友邦惊诧”论	(148)
听说梦	(159)
为了忘却的记念	(179)
《杀错了人》异议	(201)
华德焚书异同论	(212)
谣言世家	(225)
捣鬼心传	(236)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246)
趋时和复古	(266)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276)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299)

未有天才之前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师范大
学附属中学校友会讲)

我自己觉得我的讲话不能使诸君有益或者有趣，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事，但推托拖延得太长久了，所以终于不能不到这里来说几句。

我看现在许多人对于文艺界的要求的呼声之中，要求天才的产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这显然可以反证两件事：一是中国现在没有一个天才，二是大家对于现在的艺术的厌薄。天才究竟有没有？也许有着罢，然而我们和别人都没有见。倘使据了见闻，就可以说没有，不但天才，还有使天才得以生长的民众。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仑过 Alps 山^①，说，“我比 Alps 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②，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

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

然而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举出几样来说：

其一就是“整理国故”^③。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他们说，“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我们和古董商人谈天，他自然总称赞他的古董如何好，然而他决不痛骂画家，农夫，工匠等类，说是忘记了祖宗：他实在比许多国学家聪明得远。

其一是“崇拜创作”^④。从表面上看来，似乎这和要求天才的步调很相合，其实不然。那精神中，很含有排斥外来思想，异域情调的分子，所以也就是可以使中国和世界潮流隔绝的。许多人对于托尔斯泰^⑤，都介涅夫^⑥、陀思妥夫斯奇^⑦的名字，已经厌听了，然而他们的著作，有什么译到中国来？眼光囚在一国里，听谈彼得和约翰^⑧就生厌，定须张三李四才行，于是创作家出来了，从实说，好的也离不了刺取点外国作品的技术和神情，文笔或者漂亮，思想往往赶不上翻译品，甚者还要加上些传统思想，使他适合于中国人的老脾气，而读者却已为他所牢笼了，于是眼界便渐渐的狭小，几乎要缩进旧圈套里去。作者和读者

相为因果，排斥异流，抬上国粹，那里会有天才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活不下去的。

这样的风气的民众是灰尘，不是泥土，在他这里长不出好花和乔木来！

还有一样是恶意的批评。大家的要求批评家的出现，也由来已久了，到目下就出了许多批评家。可惜他们之中很有不少是不平家，不象批评家，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写出很高明的结论道，“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到后来，连并非批评家也这样叫喊了，他是听来的。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因为幼稚，当头加以戕贼^⑨，也可以萎死的。我亲见几个作者，都被他们骂得寒噤^⑩了。那些作者大约自然不是天才，然而我的希望是便是常人也留着。

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因为倘不遭了戕贼，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独有老衰和腐败，倒是无药可救的事！我以为幼稚的人，或者老大的人，如有幼稚的心，就说幼稚的话，只为自己要说而说，说出之后，至多到印出之后，自己的事就完了，对于无论打着什么旗子的批评，都可以置之不理的！

就是在座的诸君，料来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产生罢，然而情形是这样，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



《复活》等。⑥都介涅夫(1818—1883)，通译屠格涅夫，俄国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猎人笔记》、《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等。⑦陀思妥夫斯基(1821—1881)，通译陀思妥也夫斯基，俄国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以上三位俄国作家，在“五四”前后被介绍到中国，但他们的主要作品的翻译，则是以后的事。⑧彼得和约翰，是欧洲人常用的名字。这里泛指外国作家。⑨戕(qiāng 腔)贼，伤害、损害。⑩寒噤(jìn 近)，原指因寒冷或惊恐而颤抖，文中指被骂得害怕了，不敢开口。⑪心旷(kuàng 框)神怡(yí 移)，心境开阔，精神愉快。

讲 解

本文是鲁迅先生 1924 年 1 月 17 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上的讲演稿，是一篇批判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天才论的战斗檄文。最初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刊》第一期，后转载于 1924 年 12 月 27 日《京报副刊》第二十一号，收在杂文集《坟》中。

鲁迅发表这篇讲演的时候，工农革命运动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正在蓬勃发展中。安源大罢工和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震撼中外；湖南农民运动，方兴未艾。在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1924年初，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种革命的三民主义，成了国共两党和各个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新民主主义论》)。革命统一战线的成立，促成了革命新高潮的到来。面对如火

如荼的大好革命形势，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一面加紧武力镇压；一面唆使其走狗文人在思想文化领域大放厥词。“五四”运动后，胡适作为买办资产阶级的忠实走狗，抛出了“整理国故”的反动口号，1923年他在《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里，打着挽救将要灭亡的“国学”的旗号，给青年开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包括以“四书”“五经”“佛经”等为主要内容的书籍一千多册。由此可见，胡适提倡“整理国故”的目的，就是反对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反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参加现实的革命斗争。胡适之流拼命引诱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就是为了用反动、腐朽的孔孟儒学，来毒害和禁锢他们的头脑，窒息他们的革命精神。与此同时，在文艺界又出现了“崇拜创作”、“排斥外来思想”的倾向。胡适之流还别有用心地宣扬唯心主义的天才论，一面把自己打扮成是“天才”的虔诚的渴求者的样子，一面恶意地“在嫩苗的地上驰马”，大量扼杀革命的新生事物。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英勇无畏地反击了胡适一伙掀起的鼓吹唯心主义“天才论”的逆流，煞住了胡适一伙煽动的死钻宣扬孔孟之道的故纸堆的妖风。《未有天才之前》这篇闪耀着战斗的唯物主义光辉的重要文章的发表，给了胡适之流的“洋奴才”和“国学家”以迎头痛击；给要求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以深刻的启示和巨大鼓舞，引导他们去向民众学习，去在实践中锻炼，去做培养乔木和好花的泥土。

二

全文共12段，从内容看可以分成四部分。

第一部分：即文章的第1段，是讲演的开场白，虽然简短，却很重要。“我自己觉得我的讲话不能使诸君有益或者有趣，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事”，“诸君”是对听讲演人的尊称；不能“有益”和“实在不知道什么事”是谦虚的说法；不能“有趣”，则是强调了讲演内容的严肃性。“但推托拖延得太长久了，所以终于不能不到这里来说几句”，这就表明听讲的革命青年要求的急迫，非常希望听到鲁迅先生在“天才”问题上的精辟意见。

第二部分包括第2、3段。这部分正面论述了“天才”与民众的关系。文章首先指出当时在“天才”问题上的议论纷纷的实质。“我看现在许多人对于文艺界的要求的呼声之中，要求天才的产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呼声”“盛大”说明当时文艺界有人在“天才”问题上大作文章，这指的就是买办文人胡适之流别有用心地兜售唯心主义“天才论”的黑货。鲁迅接着用“反证法”剖析说：“这显然可以反证两件事：一是中国现在没有一个天才，二是大家对于现在的艺术的厌薄。”前一件事犹如当头一棒，粉碎了胡适之流的自诩“天才”的迷梦；后一件事说明那些一味“崇拜创作”的人的作品，并没有受到大家的重视与欢迎。行文至此，鲁迅不避锋芒地回答了“天才究竟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也许有着罢，然而我们和别人都没有见。”前一句是虚的说“有”，后一句是实的说“无”。一虚一实，深刻地嘲笑了“天才论”的鼓吹者。“倘使据了见闻，就可以说没有；不但天才，还有使天才得以生长的民众。”鲁迅在这里又进一步提出了天才与民众的关系问题。他根据自己的“见闻”，指出了当时中国的民众还受着反动派的压迫、剥削与愚弄的事实，愤怒地鞭挞了那些一面空喊要求天才、

一面摧残产生天才的民众的反动势力。鲁迅十分鲜明地指出：“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这是一个正确阐述了天才与民众关系的唯物论的反映论的科学论断。前一句是说天才不是什么“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的怪物”，不是什么神秘的不可思议的概念，后一句肯定了天才从民众中产生并长育出来，这也就是说，正是人民群众这个沃土培育出了杰出的英雄人物。接着，作者又以拿破仑与兵的关系作例证，十分风趣地论证了“英雄”依赖于群众这个朴素的真理。当拿破仑不可一世地说：“我比阿尔卑斯山还要高！”时，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这就十分生动而又深刻地肯定了群众的重大作用。是“英雄”还是“疯子”，关键就在于有没有群众。行文至此，鲁迅又与前面的论述相呼应，进一步推出这个结论：“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这就告诉我们，要对“要求天才的产生”的“呼声”进行分析，要懂得什么是“天才的产生”的先决条件。为了通俗地说明自己的观点，鲁迅又在破折号之后，引出一个十分贴切的比喻：“——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归结起来，文章的第二部分十分精辟地论述了天才来自民众，天才离不开民众这个道理。列宁指出：“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组织起来，这是革命最有利的条件，这是革命胜利最深的泉源。”（《悼念雅·卡·斯维尔德洛夫》）毛主席教导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鲁迅关于天才与“民众”关系的

论述，是符合列宁与毛主席的伟大教导的。

文章的第三部分，由第4至9段组成。这部分着重批判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几种阻碍新文化发展的错误倾向。这些错误倾向的主张者，也正是唯心论的“天才论”的鼓吹者。

第4段是总的论述：“然而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它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论调”是贬义词，“趋势”则说明了这些错误的论调已经流行开来，成了一种错误的潮流。两个“一面”，正好尖锐地揭露了错误“论调和趋势”的提倡者的虚伪与反动。“要求天才”是假，“灭亡”天才是真。

接着，文章分别批判了三种错误论调和趋势。

第一种是“整理国故”。文章首先分析了这股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逆流产生的背景。“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新思潮”指的是十月革命之后传入到中国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丧魂失魄”一词，生动地勾画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整理国故”派的丑态。文章接着摆出了“整理国故”派“反对求新”的“论据”：“他们说，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的不肖。”其实，他们所谓的“许多好东西”，正是渗透了孔孟之道的反动的封建文化。文章还极其辛辣地嘲笑了反动文人攻击革新派的荒唐可笑的逻辑。“说法”原是佛家用语，指的是宣讲佛家教义，用到这里则有讽刺反动文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意味。鲁迅运用“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这个比喻，十分深刻地阐发了“革新有理”的论点，给了妄图阻挠改革的

反动文人狠狠一击。“整理国故”的要害是什么呢？是毒害青年，要青年放弃“活学问和新艺术”，“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文章写到这里，鲁迅禁不住大声怒斥道：“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接下去，又以古董商人作比，给了那些反诬革新派是对祖宗不肖的国学家以无情的嘲笑，“我们和古董商人谈天，他自然总称赞他的古董如何好，然而他决不痛骂画家，农夫，工匠等类，说是忘记了祖宗：他实在比许多国学家聪明得远。”

第二种是“崇拜创作”。作者首先要求人们不要受这种有害倾向的蒙蔽，要透过表面现象看其内在本质。“从表面上看来，似乎这和要求天才的步调很相合，其实不然。那精神中，很含有排斥外来思想，异域情调的分子，所以也就是可以使中国和世界潮流隔绝的。”鲁迅十分尖锐地指出，“崇拜创作”论者的要求天才的产生也是虚假的，因为他们实际上是以此论调来“排斥外来思想，异域情调”，也即是排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一切革命、进步的新思潮。反动文人胡适就曾胡说什么翻译是“低能儿”。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还曾指出：“创造社是尊贵天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崇创作，恶翻译，尤其憎恶重译的”。文章接着又具体分析了文艺界受这种错误论调和趋势影响的事实。“许多人对于托尔斯泰、都介涅夫，陀思妥夫斯基的名字，已经厌听了，然而他们的著作，有什么译到中国来？”这说明对外国作家的介绍是空泛的，名字让人“厌听了”，作品却还没有翻译。“眼光囚在一国里，听谈彼得和约翰就生厌，定须张三李四才行”。这是一种排外主义的错误倾向。文章接着又分析了具有这种错误倾向的创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从艺术形式

上讲，“好的也离不了刺取点外国作品的技术和神情，文笔或者漂亮”。这就辛辣地讽刺了所谓的“创作家”，这些人的“好的”作品是怎么产生的呢？“离不了刺取点外国作品的技术和神情”，这是多么的言行不一啊；从思想内容上讲，这些“创作家”的“好的”作品“往往赶不上翻译品，甚至还要加上些传统思想，使他适合于中国人的老脾气”。这是因为他们旨在守旧，而非革新。他们竭力维护孔孟之道，迎合保守派的“老脾气”。这么一来，他们的作品必定产生恶劣的影响：“而读者却已为他所牢笼了，于是眼界便渐渐的狭小，几乎要缩进旧圈套里去。”这段最后，宕开一笔，进一步批判了“崇拜创作”趋势的危害：“作者和读者互相为因果，排斥异流，抬上国粹，那里会有天才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活不下去的。”“抬上国粹”一句，就深刻地揭露了“崇拜创作”与“整理国故”这两种论调的“异曲同工”，都是扼杀新生力量，妨碍“天才产生”的。

第7段，通过“灰尘”与“泥土”的比喻，强调了促使群众觉悟起来的重要性，这也就是鲁迅讲演的重点所在。鲁迅作为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是殷切期望民众能够迅速觉醒起来，破旧立新；移风易俗，摆脱唯心主义“天才论”的羁绊，成为养育好花和乔木的泥土的！

第三种是“恶意的批评”。

文艺批评是促进文艺发展所必需的，鲁迅曾经指出：“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批评家首先要分清恶草和佳花的苗，然后再剪除恶草，培植佳花的苗。

可是，那些鼓吹“天才论”的人，不仅妄想扫尽培养革命文艺的“泥土”，而且一当革命文艺的“嫩苗”出现时，就

加以摧残，他们不过是披着“批评家”的外衣的“不平家”。鲁迅是这样描写这些“不平家”的：“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写出很高明的结论道，‘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恨恨”二字非常形象地写出地主资产阶级批评家对新生事物的仇恨态度。

“不平家”对新生事物恨恨不平，是不奇怪的，这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反映。列宁曾指出：“讥笑新事物的幼芽嫩弱，抱着知识分子的轻浮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伟大的创举》）正由于此，他们才会那样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恨恨地磨墨”，妄图把“佳花”连同“佳花的苗”来个一笔抹杀。这些“恶意批评家”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实行地主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专政，只许封建思想、洋奴买办思想泛滥，不许革命思想传播，不许革命的新作品存在。

“高明的结论”，是反语，是对地主资产阶级批评家批评新作品“幼稚得很”的一个否定。那些地主资产阶级批评家是伪善而又愚蠢的，他们一面抹杀新生力量，一面却叫嚷“中国要天才”。鲁迅用天才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说明天才是在革命实践中锻炼、成长的，不是天生的，这是实践第一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那些戕贼新生力量，使它萎死的反动家伙截然相反，鲁迅满腔热情地支持、爱护新生事物，他大声疾呼：“便是常人也留着”，这是对借“幼稚”为名扼杀新生事物的地主资产阶级批评家的有力反击，对这些恶意批评家，鲁迅在《对于批评家的希望》一文中，愤怒指责他们是“靠了一两本‘西方’的旧批评论，或则捞一点头脑板滞的先生们的

唾余，或则仗着中国固有的什么天经地义之类的”，来践踏新文艺；是有“嗜痂之癖”，是“喝醉了酒”的，是“害着热病，舌苔厚到二三分”的。总之，这些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批评家的批评是“酒醉”后的胡言乱语。

接着鲁迅用“在嫩苗的地土上驰马”作比喻，揭露了恶意的批评家胡适之流在“要求天才”的同时，干的却是戕害革命新生力量的勾当。鲁迅认为幼稚算不得耻辱，因为它会生长、成熟、老成，而“独有老衰和腐败，倒是无药可救的事”。他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了新生事物必定要战胜旧事物的历史发展规律，并以此鼓励新作家不要被那种恶意批评所吓倒，而要大声呐喊，“对无论打着什么旗子的批评，都可以置之不理”！

这一部分，鲁迅揭露批评了胡适之流在要求天才上的反革命手法：扫净泥土，扼杀嫩苗。从反面阐明了本文的基本思想。

第四部分包括第 10 至 12 段。号召革命青年要坚定不移，做“培养天才的泥土”。

第 10 段，明确地号召青年做培养天才的泥土。第一句话，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得出结论：“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这个“难”字，是针对胡适之流排斥新思潮，抬出“国粹”，扼杀新生力量来说的。革命者在“难”字的面前决不会屈服，而是要战斗。因此，鲁迅号召青年们做“培养天才的泥土”。鲁迅说：“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前一句是讽刺性的反语，否定了唯心主义者所谓“天赋的天才”的存在。接着后一句号召大家去做“培养天才的泥土”，“我想……独有……似乎……”是相反的语气，前者是否定，后者是

肯定。最后一句，说明“做土”的重要性。“要求天才”，首先要“做土”；并用“一碟子绿豆芽”的比喻，说明没有泥土，即使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不能发达”。

第 11 段是讲如何“做土”。

鲁迅指出，一是要学习新思潮，新文化，使自己从封建思想的“旧套”里解放出来；一是坚持革命实践，“不怕做小事业”。最后一句说，“消闲”胜于戕贼。“消闲”是相对戕贼来说的，意思是指那些打着“崇拜创作”幌子的人，实际上是干着“戕贼”新生力量的反动家伙。即使以文艺作“消闲”，也比任意摧残新文艺要好。

第 12 段，鲁迅着重论述了做泥土的不容易。“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这是以欲扬先抑的笔法，强调了做培育天才的泥土的不容易。“不足齿数”是“先抑”，“坚苦卓绝”是“后扬”。鲁迅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是历来希望革命青年脚踏实地，做向旧世界进行韧的战斗的猛士的。把自己视为泥土，多做一些有利于“天才”产生的实事，自然要“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鲁迅在 1935 年 6 月 29 日信中还曾说：“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这一木一石呢？我时常做些零碎事，就是为此。”鲁迅先生谆谆告诫青年：没有一木一石，就没有巨大的建筑，没有泥土，就没有天才，这正是泥土的伟大和大有希望的地方。

最后一句“譬如好花从泥土里出来……假如当作泥土也有灵魂的说”。这是一句拟人化的写法。意思是好花从泥土里出来，看的人固然欣然的赏鉴，泥土也可以欣然的赏鉴，这样不仅好花自身感到心情开朗，精神愉快，而且培

养好花的泥土也会感到高兴。赋予泥土生命，和人一样可以欣赏好花，对自己培养出来的好花感到高兴。

第四部分鲁迅号召大家以战斗的姿态做泥土，不要空等天赋的天才，最后一定能够开花结果。他激励人们满怀信心地去为培养好花和乔木而战斗。

鲁迅这篇讲演反映了两种世界观的激烈斗争。鲁迅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深刻地阐述了天才来自实践，来自群众的观点，揭露了胡适之流鼓吹唯心论的“天才论”，妄想诱使青年读死书，脱离实践的险恶用心；号召青年踏实地为革命做小事业，为做培养天才的泥土，去进行坚苦卓绝的战斗。

从鲁迅这篇文章里，我们认识到，新生事物战胜旧事物不是一帆风顺的。“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矛盾论》）。这是因为旧事物还有它的强大基础，而新事物开始又总是比较弱小，它在发生和发展中必然会碰到艰难，这种艰难是前进中的艰难。一个幼芽从出土到成熟、老成是这样，由“一花引来万花开”更是这样。我们革命者的任务就是要认识事物发展的本来辩证法，为新生事物的成长、为新作品的生存和成熟而进行“坚决、持久不断”的斗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各条战线带来了新的气象，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对革命的新生事物是支持还是反对，这是事关路线的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一切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人都应学习鲁迅的榜样，热情支持和歌颂革命的新生事物。